

当硝烟散去

金星 文/图

四十四年前,我的同班战友陈克亮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光荣牺牲。他那鲜为人知的战斗事迹至今没有战地报道,也没有英雄事迹的记载。我之所以写这篇怀念陈克亮的追忆文章,其目的是,给烈士的一份祭品,给自己一份慰藉,让守备一连的战友们永不忘怀。

从文艺兵变成战斗兵

1978年,部队提出了“精简非战斗力”的改革方案,宣传队一夜就地解散。说来也巧,陈克亮和我相继回到了一连三排六班。在朝夕相处中,我俩渐渐成了知心战友,后来对他的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陈克亮,山东平度县崔家集镇人,1976年入伍,身高1.76米,五官端正,爱说爱笑,十分讨人喜欢。当年去平度县领兵的首长也是文艺兵。两个半月的新兵连训练还没结束,陈克亮就被抽到了要塞宣传队吹小号。

他不仅吹小号、长号,还学会了萨克斯等乐器。同时,他开始学习创作。1977年《解放军文艺》期刊上刊登了他与殷习华合作的数来宝。只可惜当时连队战友都缺少文艺“细胞”,无人指导,难以提高。一段时间后,他便失去信心,不得不放弃。

后来,我俩相约寻找寄托,请家人寄来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书籍,他带我补习物理,我帮他补习化学,等待退伍后报考大学。

1979年春,喇叭里突然一遍又一遍播放着“越南当局寻事挑衅”的新闻。军人的本能告诉我们,要打大仗了!果然,一天下午,连里接到紧急通知,连排干部到守备区礼堂开会。

晚饭前,连排干部回来后,一个个脸色铁青,不吭声,不说话。饭前队列“讲话”,连首长宣布:“晚饭后,全连党员同志在步兵排集合,等待命令,其他同志去守备区大操场看电影。”实际上,战士们虽没听到命令,但大家心中有数,知道有大事发生。大约晚八点,全连党员坐在小马扎上,静等命令。我与陈克亮并行而坐,我瞅了他一眼,只见他脸色涨红,眼睛瞪得溜圆。

身体敦实的守备区孙科长下了车,他扎着武装带,腰间别着手枪,带着白手套,标准的军人“立定”姿势,站在全连二十多名党员面前,左右两边站着警卫排两名战士。首长摘下白手套,打开文件夹,敞开嗓门宣布:

“中央军委命令:从武汉军区、济南军区、南京军区抽调部分党员骨干战士,开赴前线,参加对越反击战。”首长连续读了三遍,然后合上文件夹。

守备区孙科长走后,连首长马上



战友出征前合影

进行了分工,下到各排参加讨论、表态、谈心……那天晚上,守备一连全体党员彻夜未眠。

连里分配我排参战的名额是两名。当时,三排有四名党员:金向群、顾林根、陈克亮和我。金向群在合肥探家未归队,顾林根是班长,有军事技术,符合骨干条件;我和陈克亮同在一个班,虽无军事技术,但必须抽调一个。第二天上午,我找到陈克亮,对他说:“我入伍比你早一年,经历过一年军事训练,我兄弟三个,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,这次我报名,你就别争了。”让我没想到的是,陈克亮满怀豪情地说:“豁上一条命,创一条人生路,打死了什么不知道,打不死会有一条路。”话音刚落,他转身一口气跑到连部,坚决要求上前线。我站在原地,呆呆地望着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一个小时后,连里在俱乐部召开军人大会,连首长公布了上前线名单,十二勇士中就有陈克亮的名字。临行前,他找到我,深情地说:“老战友,如果我牺牲了,你千万别把此事告诉我的母亲!”我眼含泪水说:“你一定没事的,我等你的好消息!”

1979年2月12日上午,战友们在大钦码头与参战勇士挥手告别了。

那段日子,全连战友们心中总是沉甸甸的。

期盼中,终于在1979年5月的一天下午,连党支部收到了李家玉班长从前线来的信,李班长告诉全连同志,在前线牺牲人员的名单上看到“陈克亮”。晚饭列队时,孙少东指导员念了李家玉班长的来信,听到这个噩耗,全连的战友像被打了一个闷棍,一下子全蒙了。

大约6月份,守备区来人清点烈士的遗物,统一发送至烈士的家人。我这才抛开幻想,朝夕相处的同班战友,年轻英俊的陈克亮真的走了,永远走了,他牺牲那年刚满二十二岁啊。

后来,我离开了连队,回到自己的家乡,但对战友陈克亮的怀念始终没有间断。

大约在2006年,我突然接到战友张吉业的电话,他告诉我,他的战友从QQ上查到了陈克亮墓碑照片,便发给我,让我辨认。我仔细一看,

发现照片不是陈克亮的,碑文也有几处不对。后来,李家玉班长千里迢迢赶到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,参加战友自发组织的祭扫烈士墓活动,找到了陈克亮墓碑,看到三处错误均已修改。李家玉班长从其他战友那里得知,陈克亮在执行爆破敌人暗堡任务时,抱着炸药包接近目标,被越军机枪扫射中应声倒地,壮烈牺牲,被追记二等功。

姑娘的深情呼唤

烈士牺牲后,连部还存放着寄给陈克亮烈士的三封信件,有人会问,这是谁来的信?

守备一连是大钦岛守备区的文艺标兵连,连里的锣鼓乐器已经老化。1978年夏季,连首长根据上级宣传部门的意见,决定重新购置部分乐器,因为陈克亮是从宣传队回来的,对乐器十分熟悉,便派他去蓬莱采购。

第二天就要乘船返回大钦岛,他利用等船机会,前往蓬莱电影院排队买电影票时,听口音认识了一位平度老乡姑娘,两人一见钟情。回连队后,两人开始“鸿雁传书”,相互之间传递男女之间的初恋之情。陈克亮把这个“秘密”告诉了我,因为当时部队有规定,战士不允许与驻地姑娘谈恋爱,我也一直为他保守这个秘密。后来,陈克亮毅然上了前线,因部队有纪律要求,不准与外界通信,就是家书也不行。所以,天真的姑娘哪知道心上人上了前线。七、八月份后,指导员做出处理意见,他当着文书、通信员和我的面,在连部前边的坑道口旁将信烧掉了。当时,我看了姑娘的来信,姑娘在信中呼唤:“克亮!你在忙什么,我连续给你写了三封信,为什么不给我回信?难道你把我忘了吗?”我眼巴巴地看着姑娘写给烈士的情书随着燃烧的火焰化为灰烬。我后来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经验,应该记下地址,给姑娘回封信,告知她发生的一切,给她一次伤心落泪的机会。但后来又一想,不告诉她也好,让痴情的姑娘留下一辈子的遐想,总比伤心好得多。

姑娘,如有在天之灵,陈克亮烈

士会托梦给你,你的心上人,已经化作巍峨的山脉,他会保佑你,保佑你一生平安。

拜见烈士的母亲

我一直记得,陈克亮家乡是平度县万家公社,他牺牲后,我多次查找地图,却没找着万家公社。因当时交通不便、通讯不通,音信杳无。

2005年泰安战友聚会后,一连的部分战友开始有了联系,战友联系网络也开始建起。2010年五一节后,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青岛的电话,对方告诉我,他是战友李玉伍。我们相互问长问短后,放下了电话。间隔数日,我猛然想到李玉伍与陈克亮是同乡,在连队时,他们常在一起拉家常。想起这一幕,我又拨通了李玉伍的电话。他告诉我,他和陈克亮家相隔十来里地,退伍后,去过几次,但后来再去,已经无人居住,大门紧锁。周边邻居对他说,陈克亮的家人搬到了县城,从此失去联系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。我俩经过再三努力,找到一位村干部,他有陈克亮姐夫的手机号码,李玉伍马上联系陈克亮的姐夫,然后去了陈克亮的家,了解到他家现在的情况,得知陈克亮老母亲还健在。

我和李家玉、李玉伍、王志坚一商量,立即前往平度准备拜见烈士的母亲。那天,我们同一时间到达了平度汽车站,烈士的小妹夫妇已在汽车站等候。她见到我们有些惆怅,不想让我们同大娘见面。我说:“我们大老远来了,如果见不到大娘,有点遗憾。”烈士的小妹犹豫不决,大家只好进一步商量,基本达成一致意见:外地战友不说话,只让李玉伍说,就说我们是县民政局来慰问军属的。到了大娘家,我们围着老人坐下,开始大娘没有察觉,精神状态挺好,有说有笑,聊着聊着,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,稍不留神,说漏了嘴,让大娘有所察觉,老人开始伤感。我们赶紧起身出门。烈士小妹送我们到门外时,她的手机响了,是她的姐姐打来的,手机里说,屋里大娘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儿子的战友,因为这时候既不是过年,也不是过节,哪来的慰问?我们再次返回大娘家,想劝劝大娘,别太伤心。然而,看到大娘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,我们一时语塞,为了减少大娘的悲伤,只好含泪离开了。

后来,听说周章良、李家玉等战友趁大钦守备营在平度举行战友聚会之机,也看望了陈克亮烈士的母亲。

2020年清明节,陈克亮的小妹给我们几位分别打来电话,告诉我们:大娘寿终正寝,终年94岁。

不久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战友陈克亮还是穿着绿军装,在大雨中奔跑,跑到大树旁停了下来。他似乎告诉我——他冷,他很冷!从那以后,每年3月,我就用纸扎了一些房子,堆在长江边烧了,寄给天堂里的战友陈克亮……我问陈克亮:“你收到了吗?战友们不会再让你在雨中奔跑了,不会再让你冷了,因为你永远活在战友们的心中。”

